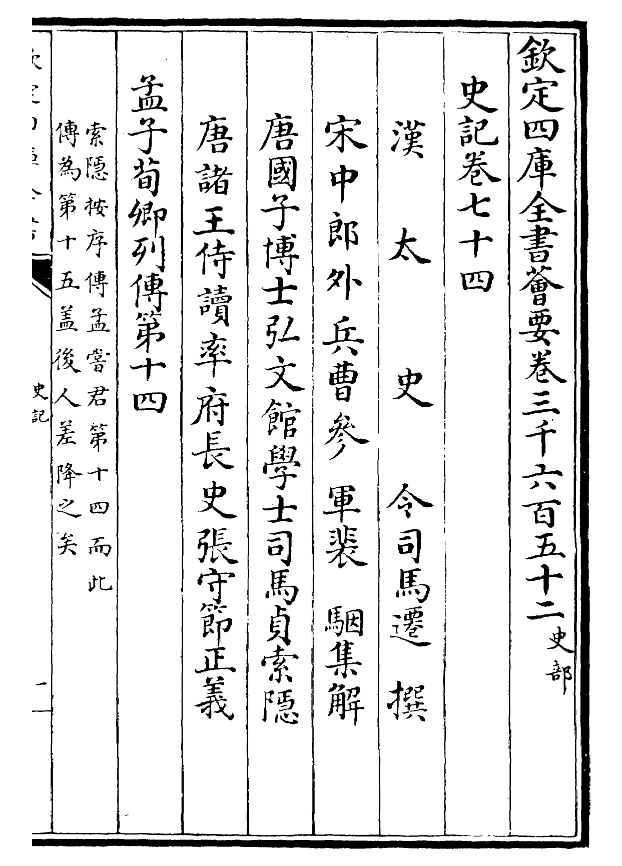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與為齊卿鄒兖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集解騶衍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説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桓寛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説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索隱懼音劬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　索隱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索隱彗帚也謂為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　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索隱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斵木以方筍而内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

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騈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集解駰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一作亂諣過髡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騶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别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轂即車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襄王名法章湣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駰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顔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騆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顔師古云音弭按是齊

人阿又屬齊恐顔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集解駰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

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橦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别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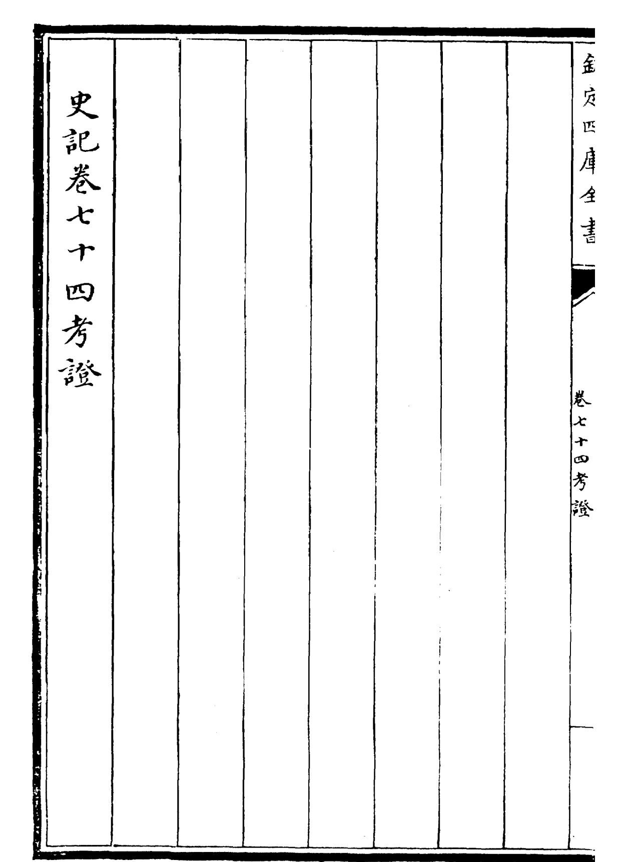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　臣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

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因
為賦遺之中有譏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
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
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别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髙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貎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

為後元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東阿濟州縣也盟而去索隱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集解駰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来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户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户則高其户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索隱裋音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集解駰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隠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説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集解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藏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令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集解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舍人官徹記姓而畧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刼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刼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駰案親弗人姓名索隱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

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集解駰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駰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索隱屩音腳字亦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集解駰案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集解

駰案音侯亦作候候謂把劒之處索隱蒯草名音蒯聵之蒯緱謂把劒之物言其劒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纒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来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来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来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集解駰案伎亦作技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来不能

與息者亦来皆持取錢之劵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劵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劵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劵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劵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隠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于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

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

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

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

秦遣使車十乘載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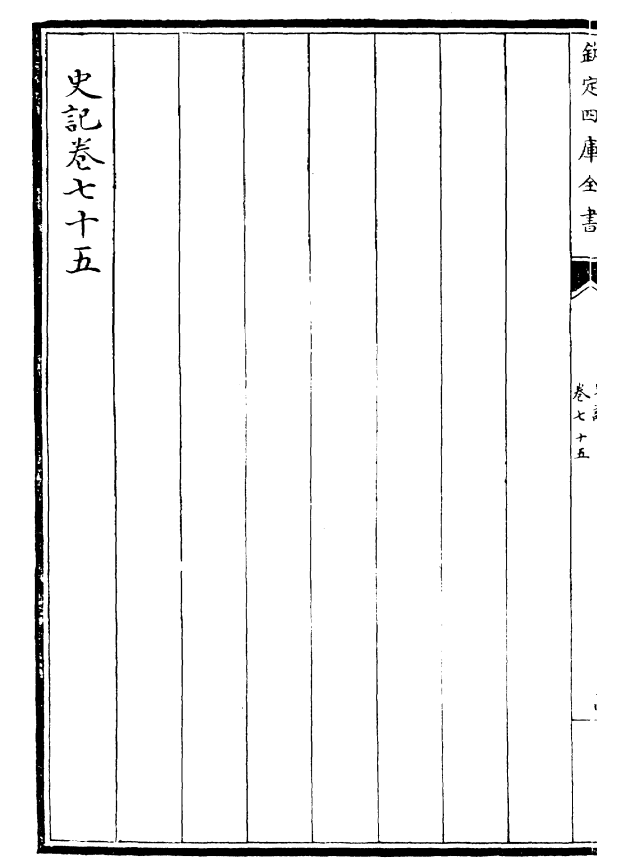
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

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趍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爾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葢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旣彊其國實髙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

於閔王元年䇿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令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葢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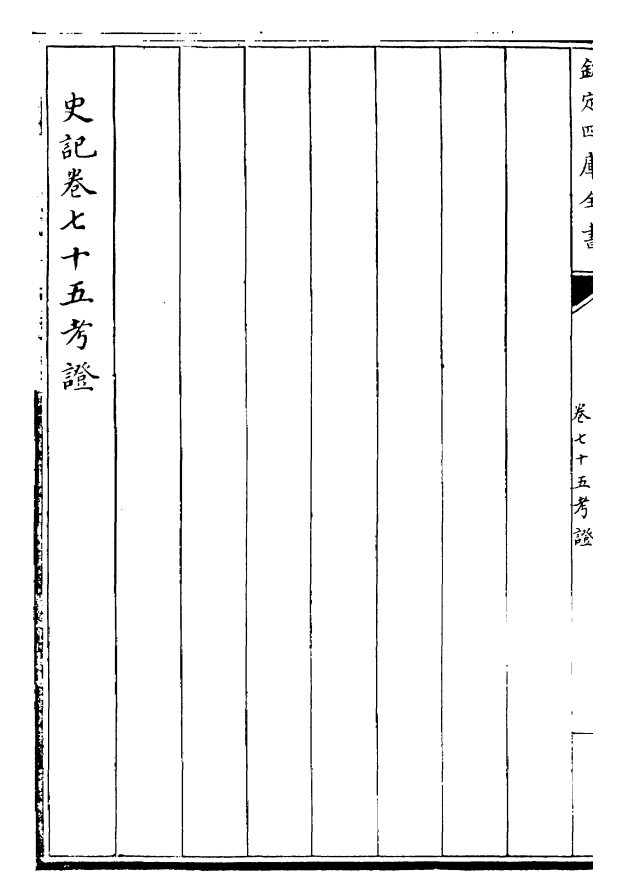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葢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五頁前八行漢中今梁州之地

刋本梁訛襄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刋本怛訛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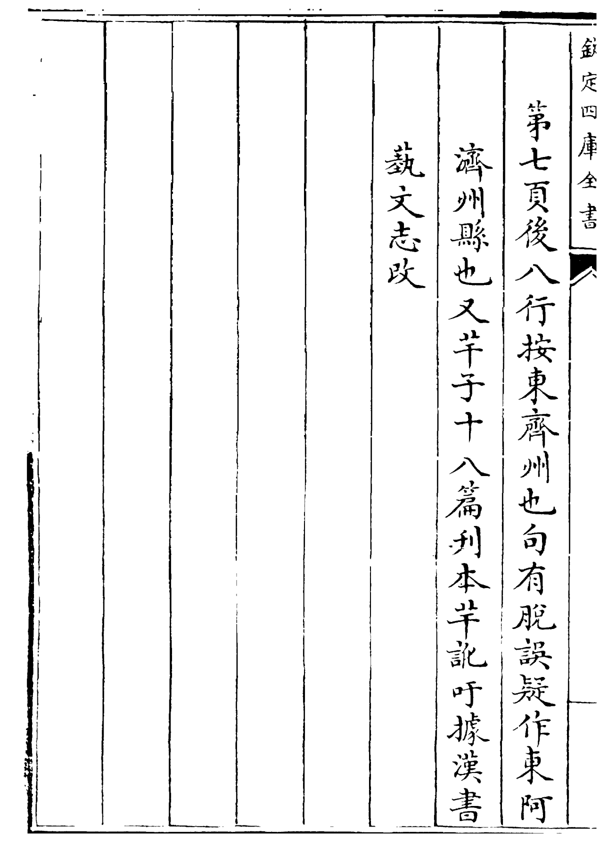
注同據王鏊本改

卷七十四第四頁後七行捷子二篇考漢書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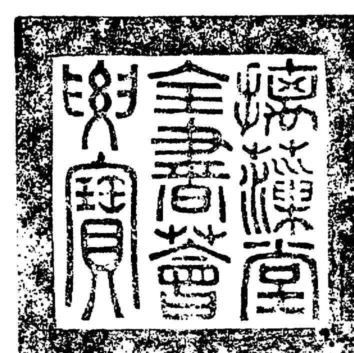
志作捷子

第七頁後三行故趙有劇孟案遊俠傳劇孟漢時

洛陽人不得係之戰國趙疑孟字誤



第七頁後八行按東齊州也句有脫誤疑作東阿濟州縣也又芉子十八篇刋本芉訛吁據漢書藝文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帶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四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集解駰案散亦作跚索隱躄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躄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集解徐廣曰癃音隆病也索隱罷音皮癃音呂宮反罷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集解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

趙惠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

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鄭玄曰穎環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弃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歴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惡烏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

耳毛遂奉銅盤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歃音所甲反公等録録集解騶案音禄索隱音六王邵云録借字耳又説文云録録隨從之皃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

器大呂謂天子所重也　正義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集解徐廣曰河内成皋有李城正義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温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

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别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集解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索隱蹻音腳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趙之虞屬河東大陽縣今之虞鄉縣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集解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集解古后

反求和曰媾索隱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集解駰案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

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歳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正義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歜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集解徐廣曰眘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索隱過音戈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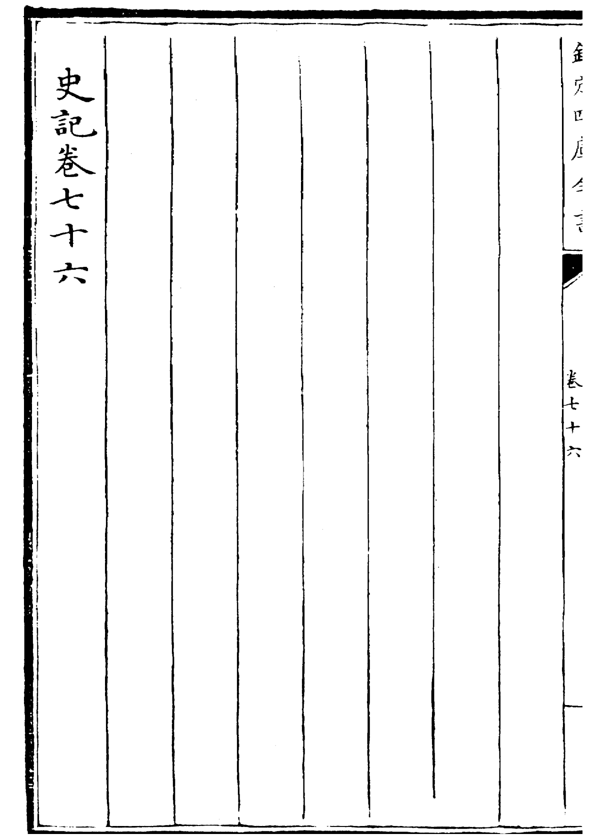
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集解駰案光臥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户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弃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摟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五 史部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集解文頴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䛇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正義爲于偽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疋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

坐徧贊賔客索隱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賔客賔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集解徐廣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索隱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

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間音閑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畜

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已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集解嚄嚍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嚄唶謂多詞句也正義聲類云嚄大笑唶大呼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晋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集解呂忱曰韊盛弩矢索隱韊音蘭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簏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
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
吕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馴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索隱負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索隱鄗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集解徐廣曰漿或作𨢘索隱徐案别録云也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懽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索隠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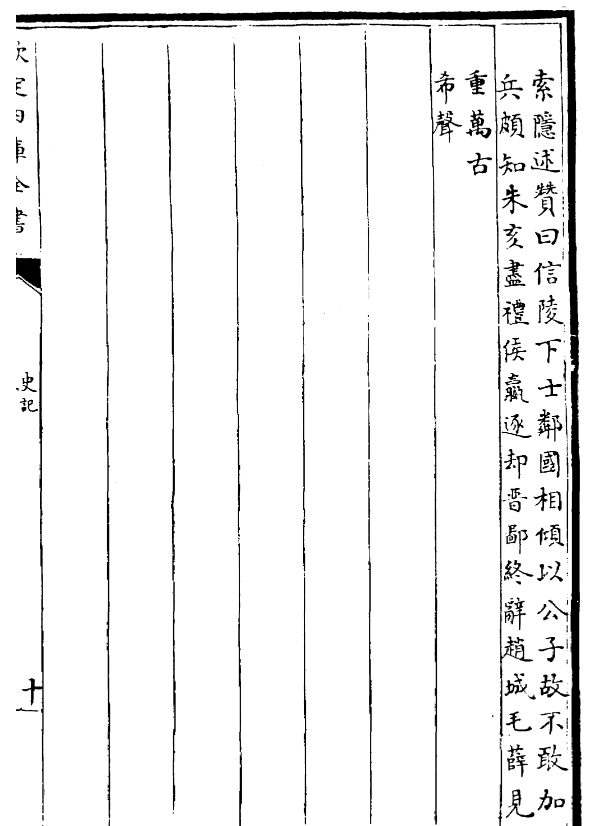
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索隱抑音憶謂以兵感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集解駰案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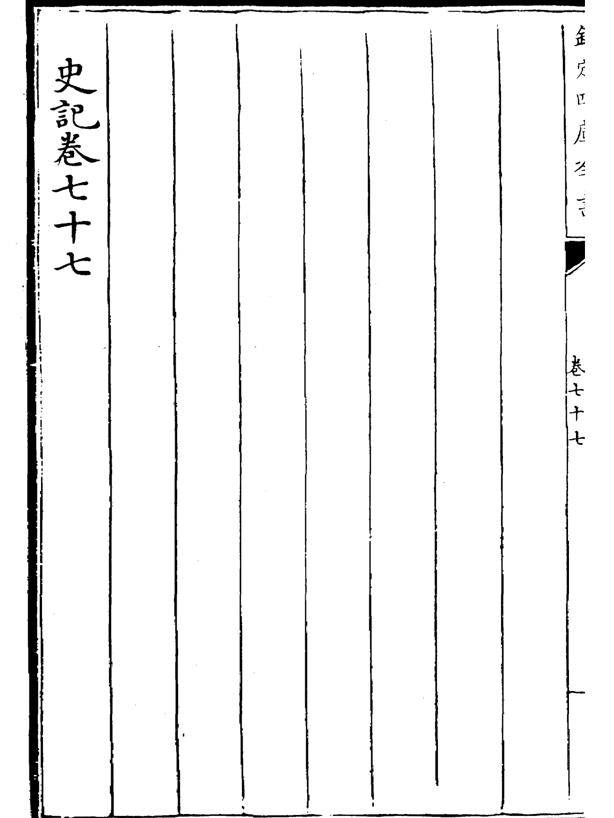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索隱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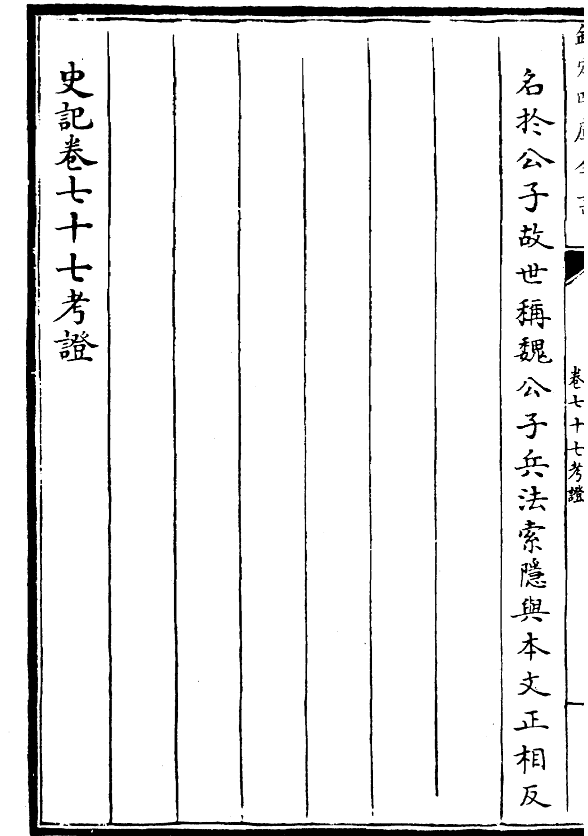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



名於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六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　長　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今陳州也黄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獘索隱謂兩虎鬬乃受獘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內行章義之難

威索隱音申信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蕪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集解徐廣曰燕縣有桃城入邢集解徐廣曰平皐有邢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集解徐廣曰蕪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集解徐廣曰蘇代云

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集觧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隠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正義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絶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集觧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隠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干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剄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没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自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從音絶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戈山在兖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集解駰案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集解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集解駰案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謂狡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兎狡兎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趯音天歷反毚音讒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摺音拉頤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為報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悞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遲音値値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爲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徃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内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右壤謂濟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廣言横度中國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黄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黄歇乃説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黄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

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逺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逺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集觧徐廣曰太三十六年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盖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正義虚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内小城西北别築城居之今圯毁也又大内北瀆四從五横至今猶存又改破楚門為昌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隠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集解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集解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曰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状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

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王正義謂喜怒不節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寔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

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悮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説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集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黄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呉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於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黄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盖二邑環兵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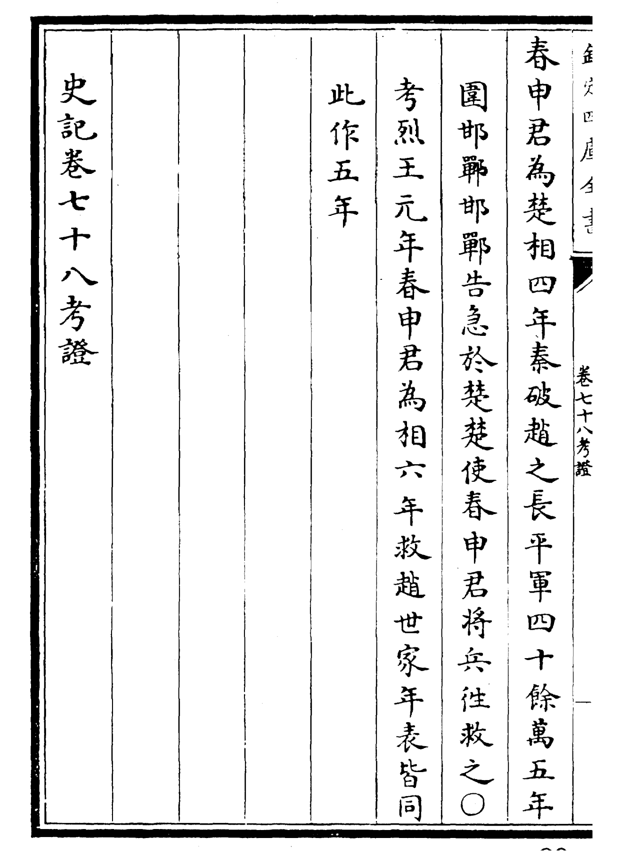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隐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黒索隐云表作歴歴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歴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歴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盖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狐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遅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遅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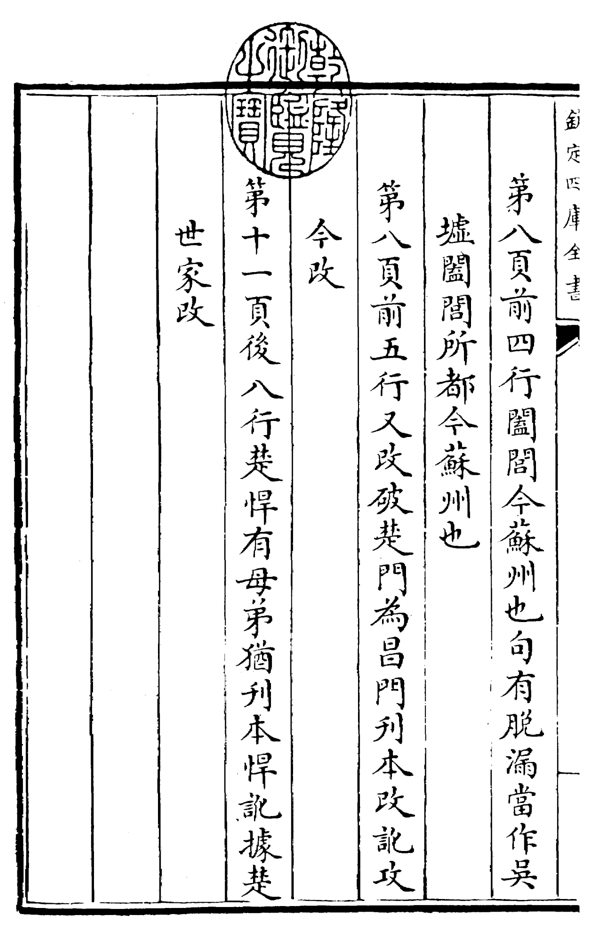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三頁前五行鄭元曰賴環也刋本環字訛在鄭字之上據禮記少儀注改正

卷七十七第六頁前七行如今之胡䴥而短也刋本䴥訛麗據毛本索隱改

卷七十八第六頁前六行王襟以東山之險刋本襟訛施據戰國策改

第六頁後二行謂濟州之南北也刋本濟訛渭據七國時齊地參考唐州郡改



乾隆御覽之寶

第八頁前四行闔閭今蘇州也句有脫漏當作吳墟闔閭所都今蘇州也

第八頁前五行又改破楚門為昌門刊本改訛攻令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楚悍有母弟猶刊本悍訛據楚世家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